

葉不求甚工。其所自賦詩以題蘭。皆險異詭特。蓋以據其憤懣云。吳人好事者。為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。行於世。若先生在周為頑民。在殷為義士。蓋不易窺其涯涘云。

鄧中齋

鄧中齋先生諱刻字光薦。宋丞相信國公客也。宋亡。以義行著。其所賦鷓鴣辭。有曰。行不得也哥哥。瘦妻弱子。羸特馱。天長地闊多網羅。南音漸少北語多。肉飛不起。可奈何。行不得也哥哥。其意可見。其所贊文丞相像。有曰。日煌煌兮疎星曉寒。氣英英兮晴雷殷山。頭碎柱兮壁完。血化碧兮心丹。嗚呼。孰謂斯人不在世間。

馬絆

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。名夢弼字士啓。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。繼辟掾湖廣省。士啓嘗言其在八蕃時。乘驛出向某所。最後至一驛。驛吏語以今夕晚矣。且馬絆出在江上。不若勿行。士啓漫不省。即選馬亟行。行未三四十里。忽鳥刺赤者急下馬拜。跪伏。其言侏離莫能曉。而其意則甚哀窘。士啓問之。搖手意。

謂且死矣。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。某萬里遠客。從吏遠方。使有祿命。固不死。無之。敢逃死。時月微明。睹一物如小屋。大竟滾入江水。腥風臭浪。襲人行數里許。乃問鳥刺赤。鳥刺赤曰。是之謂馬絆。問馬絆何物。搖手不敢對。三更後。至前驛。驛吏出迎。錯愕曰。是何大膽。敢越馬絆來乎。士啓問馬絆。驛吏乃言。此馬黃精也。遇之者輒為其所啗。齊諧志怪而略之。於是乎書。

趙天錫

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邱趙公。名期頤。字子期。其先府君宛邱公諱祐。字天錫。為江浙行省照磨。時余客於其家。宛邱公嘗言。其家在陳州。有瓦屋一橫。人稱為趙總把家。國家每歲秋。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。初至極嚴。毅再歲。三四歲。情契如故。一日哨馬一南歸。睹纍囚兩足凍垂墮。呻吟饑凍。馬足間。宛邱之父問囚為誰。囚囁嚅曰。我南宋官人。廬州通判胡某。城破為所虜。公父復問。如此汝則是秀才。囚復曰。我春秋登科。公父曰。汝如此則能教學。囚曰。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。公父請於統兵官。兩馬易得之。澆濯以湯液。包裹以氈。溫。

糜以酒漿。幾絕而復蘇。蘇則兩足墮矣。因問其姓名。字貫籍。遂延致於家。以教諸子。是時淮以北。舉不知有全書。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。更六年而後。殂。因葬之屋後。臨歿。謝宛邱公之家曰。我分死六年前矣。重為汝家所延。汝之家。後必有斯文顯者。逮子期登丁卯科。用文儒登政府。而其二代皆封三品。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。

湛園靜語

白 斑

廬山蜂室

廬山之陽。顛崖千尺。下臨大江。崖之半。懸絡古木。藤蔓有蜂室。其上如五石翁者。四過而利之者。下視無策。俄有三樵。謀取之。得其利。可以共濟。於是。一人絕巨木而下。約三三十丈。達得。蜜無算。人於其顛。引繩上下之。蜜且盡。則上之人。欲專其利。絕繩而去。不顧。一人在下。叫號久之。知不免。采餘蜜。併其滓食之。因不飢。躡石罅。得一穴。頗深。暗。顧見一物。如蛟。蟠其中。腥穢不可近。又久之。忽開兩目。如鉅光。燄燄。然亦不動。其人怖甚。而無地可遁。避。且其中氣。煥可禦寒。因出沒焉。待盡而已。忽一日。雷聲作。其物。蛻然而起。雷再作。則挺身由穴。

而出。其人自念。等死耳。不若附之而去。萬一獲免。遂攀隣而躍。約一二里。頃。竟為此物所掉。著地。得不死。後訴於官。捕專利者。杖殺之。廣信朱復之說。

葉水心

韓侂胄為相時。嘗招致水心葉適。已在坐。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。題曰。水心葉適。候見。坐中恍然。胄以禮接之。歷舉水心進卷中語。其客皆曰。某少作也。後皆改之。每誦改本。精好逾之。遂延入書院。飯焉。出一楊妃手卷。令跋其後。索筆。即書曰。開元天寶間。有如此姝。當時丹青不及麒麟。凌烟而及。諸此。吁。世道判矣。水心葉某跋。又出米南宮帖。即跋云。米南宮筆跡。盡歸天上。猶有此紙。散落人間。吁。欲野無遺賢。難矣。如此數卷。辭簡意足。一坐駭然。胄大喜。密語之曰。自有水心在此。豈天下有兩子張耶。其人笑曰。文人才士。如水心一等。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。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。未必蒙與進至此。胄然之。為造就焉。其人姓陳。名謙。建寧人。後舉進士。

山居新話

聶以道

楊 瑀